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六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

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集解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集解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集解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索隱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喭也正義喭音畔又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集解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集解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集解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集解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集解駰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

其黙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自滅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少戍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

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集解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集解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集解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集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集解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

蚤死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顔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爲顔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按顔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爲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集解王肅曰顔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集解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顔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集解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録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集解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集解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集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集解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集解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集解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集解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集解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集解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集解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集解孔安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集解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集解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集解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集解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集解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家語仲由一字季路亦云

是十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集解騆案冠以雄雞佩以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集解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

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集解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集解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肇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集解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集解孔安國曰緼枲著也與衣狐狢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集解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集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蒲衛邑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集解駰案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寛以正可以比衆集解駰案音鼻言寛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服虔云爲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左傳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刼悝於厠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

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集解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集解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

(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集解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集解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闞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集解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集解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集解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集解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集解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

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越絶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説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乗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甞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

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王劭按家語越絶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集解駰案徼結堯反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王肅曰激射其志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集解駰案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吴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鈇音趺謂斧也步光之劒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以賀軍吏吴王大説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

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左傳黃池之會

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集解駰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

也索隱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集解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集解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集解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集解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集解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集解駰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卜商索隱温國今河內温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集解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集解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集解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集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集解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集解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神祠今見在　為魏文侯師索隱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　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集解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集解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集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

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衡軛子張書諸紳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集解馬融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集解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集解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集解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轂百乘然猶

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黄河水至此謂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乃毁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括地志云在兖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集解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今吴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兖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集解孔安國曰魯人 正義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虛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虛字從虍宓從宀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集解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集解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集解駰案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孔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字晳集解駰案蒧音點孔安國曰晳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祫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

爾嘆曰吾與蒧也集解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顔無繇集解駰案音遙集解繇音由字路路者顔回父索隱家語顔由字路回之

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父子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顔氏之子也

嘗各異時事孔子顔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正義孔安

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集解徐廣曰音寒臂子弘正義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集解駰案矯音橋疵自移反正義漢書作橋庇云魯人顏師古云橋庇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集解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集解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集解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玄曰魯人也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集解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集解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集解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集解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集解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集解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集解鄭玄曰齊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集解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集解馬融曰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集解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集解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集解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集解駰案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家語云瞿年二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申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過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集解駰案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集解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集解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

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駰案鱣一作鯉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駰案魯一作曾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家語云子晳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索隱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玄曰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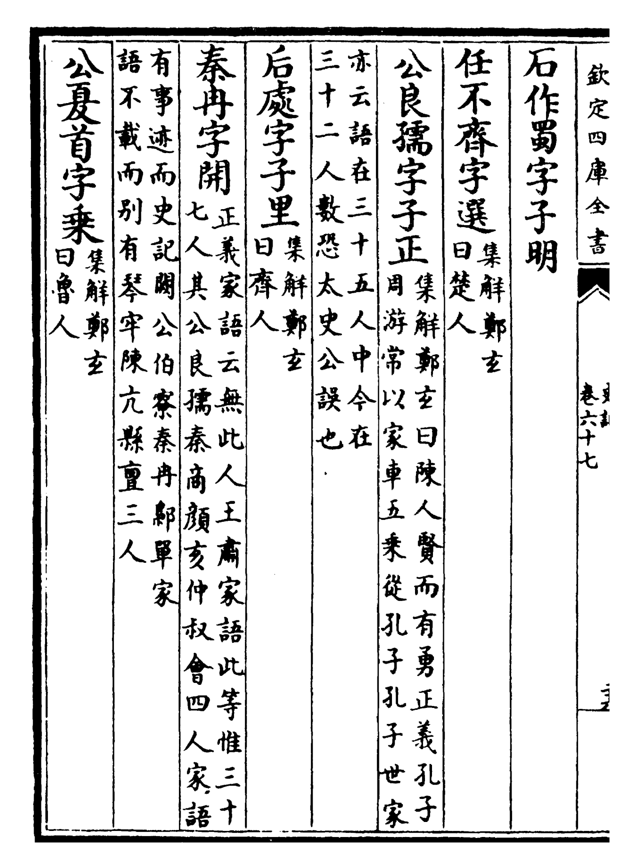
漆雕哆字子斂集解騆案哆赤者反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曰秦人

商澤集解騆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集解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正義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　集解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晳 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 集解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顔祖字襄 正義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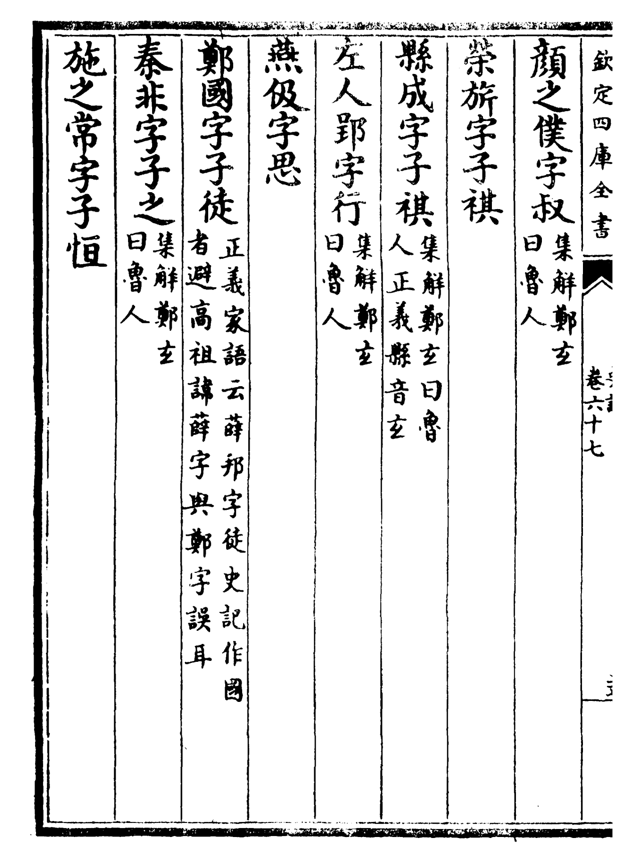
鄡單字子家 集解騶案鄡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鄡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井疆 集解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鉤

罕父黑字子索 集解騶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玆

申黨字周 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 集解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集解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集解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集解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集解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集解駰案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一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魯人

廉絜字庸集解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字稱

狄黑字晳　索隱家語載本各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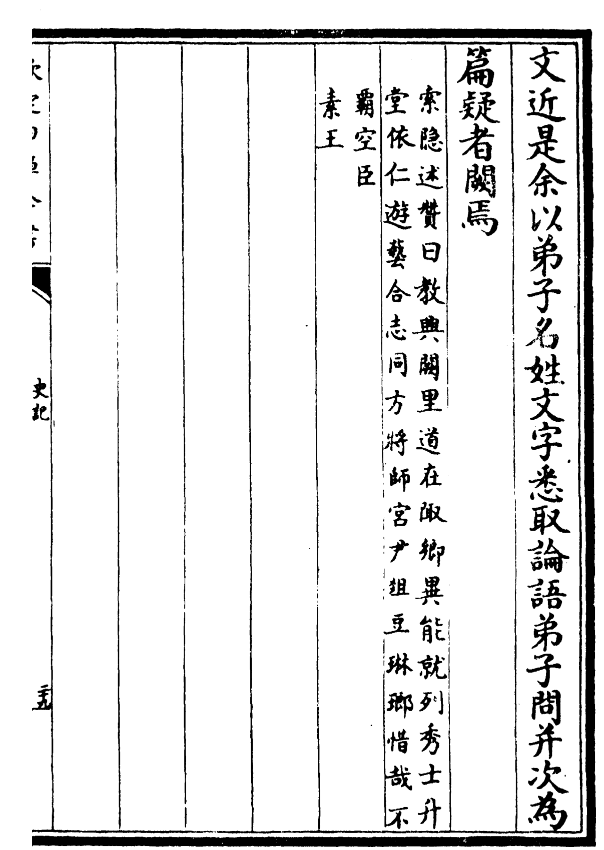
邦巽字子斂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邦巽邦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　集解騆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家語戴亦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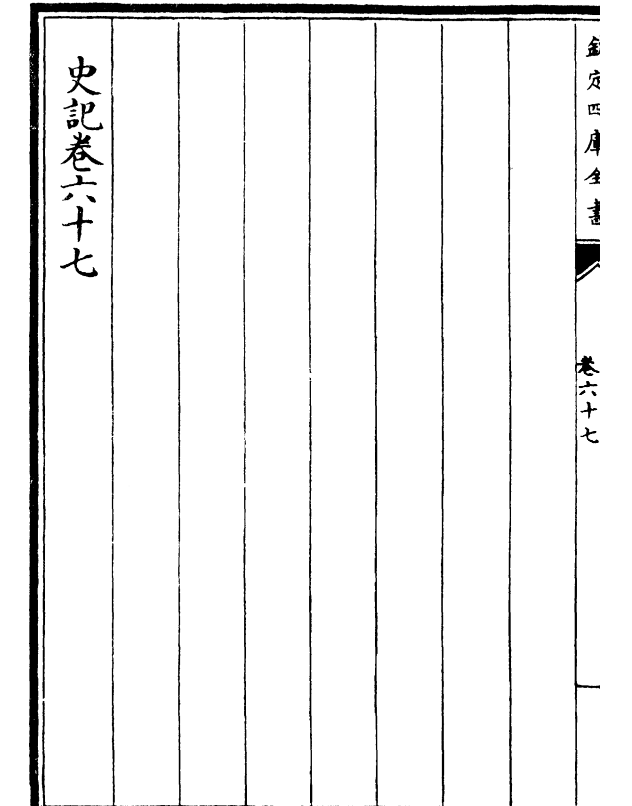
公西葴字子上　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郰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旣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

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没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吕氏絶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

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蠢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

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榱提三尺䡖轂百乘○䡖轕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犂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

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

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

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

行豈甘羅外黄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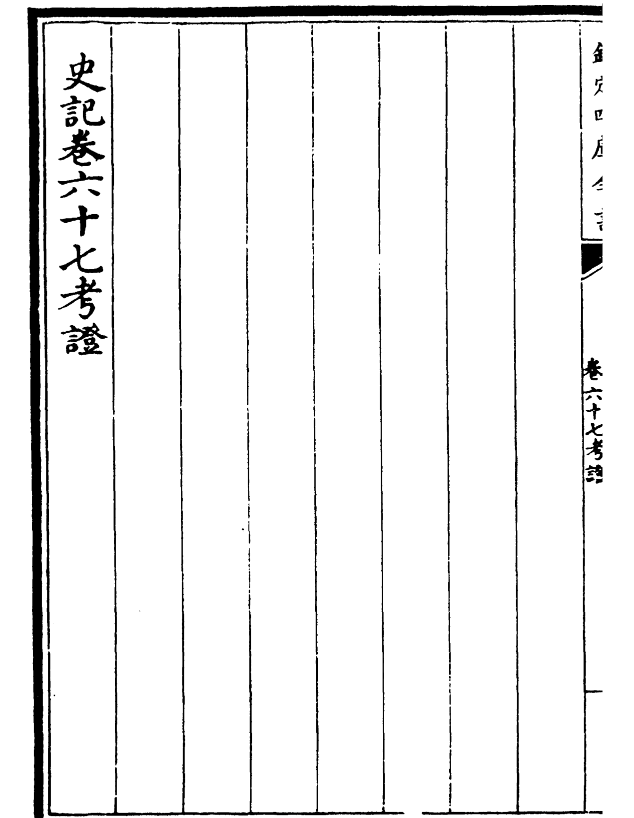
奚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彛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伉或作桃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彛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卷六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考證

謹案卷六十五第四頁後二行計相去無十五歲也刊本五訛三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後八行肅王臧也刊本臧訛贓據世家年表改

卷六十六第七頁後三行令豫州吳房縣刊本脫房字據唐地志增

第九頁後五行子胥專愎彊諫刊本彊訛疆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抉音烏穴反刊本穴訛究今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白亭在豫州褒信縣南刋本脫信縣二字據唐地志及楚世家正義增

卷六十七第十四頁後六行南武城縣魯武城邑刋本城邑訛邑城今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孔子言繪事後素刋本脫于字據論語何晏注增

第十五頁後七行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刋本隰訛堰據唐地志改

第十五頁後八行頂上平地十許頃刋本頂訛頃據水經注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謂之延津刋本謂訛為據水經注改

第十八頁前四行兖州永郡城據隋書地理志永郡當作永昌郡

第十八頁前五行字誤為宊刋本宊訛寧今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刋本

任訛在據說苑政理篇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末足以為仁刊本足訛知據論語注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家語云無此人云字疑衍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六十八

六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六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

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索隱公叔氏痤名也痤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庶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即魏侯之子名罃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索隱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

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夂反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

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比必寐反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音稅）君大說之耳（索隱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

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商君書作脩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正義或為十保，或為五保）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

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有軍功者各以率集解駰案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

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謂鞅新變之法令為初令也於是太子犯法

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趨音七踰反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

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正義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塍也疆音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集解鄭玄曰音勇今之也索隱音統量器名也斛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

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葢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嶝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從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從蒲州安邑從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

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　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索隱孟蘭皐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皐得與趙良相見也　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說音

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

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索隱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集解韋昭曰欵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集解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兾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

命謂秦君之命也言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上謂商人畏鞅甚於秦君鞅之處分令

謂秦君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左建謂之教令以左道建立

威權也外易謂在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外革易君命也

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

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

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集解駰案所及反戟者集解徐廣曰一

作尞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索隱闟亦作鈒同所及反鄒誕音吐臘反尞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顧野王云鋋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

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録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索隱走音奏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集解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地理志京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集解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鄭黽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正義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索隱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集解駰案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絶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户無怨言今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

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覇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覇者之佐哉索隱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覇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䰟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史記卷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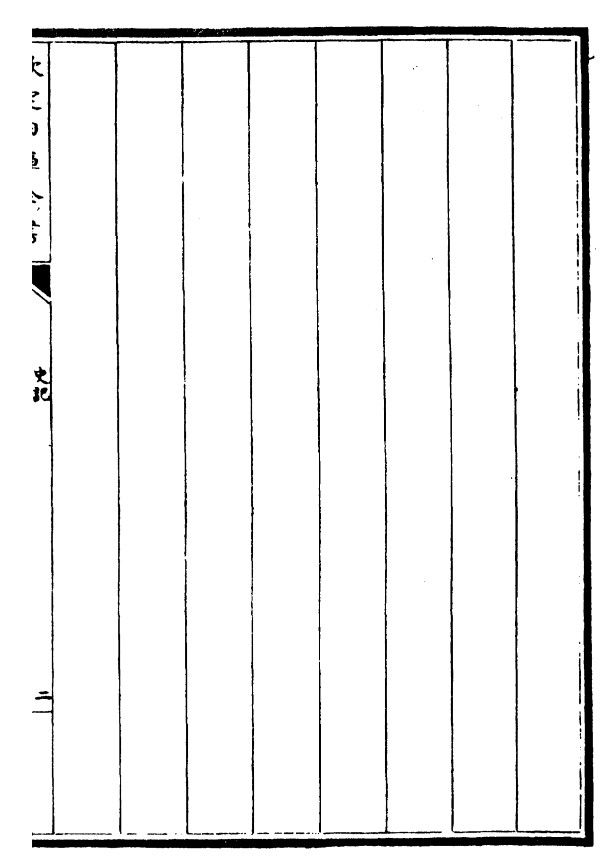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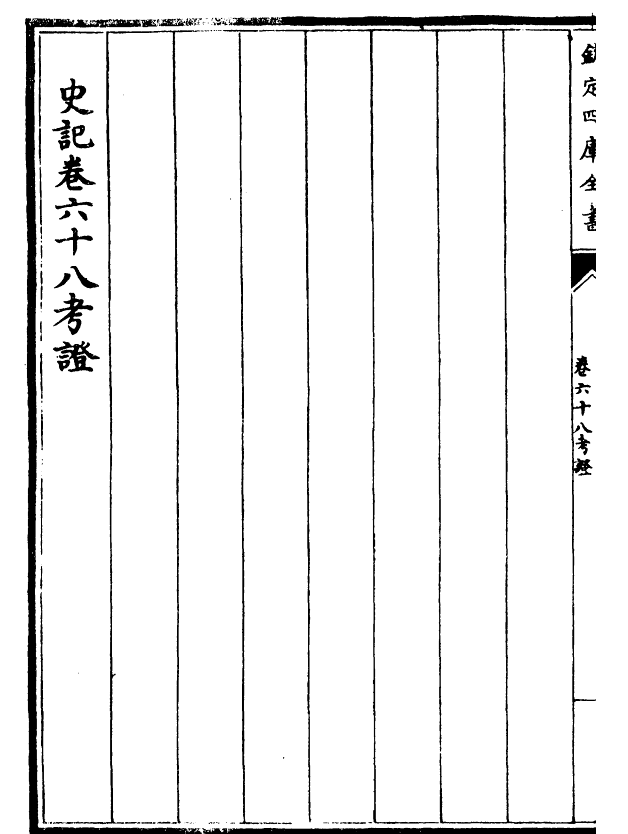
商君列傳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

作爲築冀闕宫庭於咸陽○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

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隠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焦竑曰司馬貞益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史記卷六十八考證

史記卷六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索隱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

秦最少兄代代代弟厲及辟鵲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正義戰國策云蘇秦雒陽乘軒里人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篇在縱橫流敬王以子朝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為西周

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益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騆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益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又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蘓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索隱戰國策此語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蘓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於師也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集解駰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

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秦浮說多不中當世以為秦智說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被山帶渭東有關河正義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荊揚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城縣一云代馬謂代郡兼有胡馬之利此天府也索隱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

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歳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說音税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索隱地理志樓煩屬雁門郡正義林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索隱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正義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界南有嘑沱易水集解騶案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嘑沱鄭玄曰嘑沱出鹵城

索隱嘑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沲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也正義呼沲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易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呼沲河合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戰國策車七百乘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北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鴈門山在代燕西門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

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索隱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廹彊趙（正義貝冀深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黄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

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藴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

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楚東淮泗之上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正義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韓大都也上郡在同州西河外割則道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絶矣

不通正義河外同華等地也言魏弱與秦河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曰寧秦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裹周都也趙邯鄲危故須起兵自守索隱操兵戰國策作銷鑠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集解騶案卷丘權反索隱地理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集解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徐氏所引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河正義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

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集解騶案音附）

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破人謂破前敵破於人為被前敵破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索隱臣人謂已為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主使彼臣已也正義臣人謂已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横謂為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予秦索隱案衡人即游說從横之士也東西為横南北為從秦地形東西横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横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索隱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集解駰案愒音呼曷反索隱恐音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憩義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集解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索隱質如字又音躓以要言通其交質之情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謂擁兵於崤關之外又守宜陽也趙涉河漳索隱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正義在洛州氾水縣魏塞其道索隱其道即河內之道戰國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

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正義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華州齊涉清河正義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集解駰案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索隱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

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劉氏云商阪之塞葢在商洛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集解駰案宛於袁反洧於鬼反索隱地理志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正義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集解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在新鄭西南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集解駰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索隱許慎注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竹弩及少府時力距來者集解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

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故下云蹠勁弩是也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揍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集解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集解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故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盬鐵論云有棠谿之劒是墨陽集解駰案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集解駰案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集解徐廣曰滎陽有馮池索隱鄧國有工鑄劒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劒故號宛馮龍淵太阿集解駰案吳越春秋

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劒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劒楚之寶劒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劒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膊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劒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劒之地皆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索隱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鄒誕云莫一作貊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索隱謂以革為射決決射韝也吷芮集解駰案吷音伐索隱吷與瞂同謂

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無不畢具以韓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瞂關西謂之盾

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

鄭玄注禮云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效猶呈見也

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索隱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索隱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索隱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索隱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集解徐廣

曰在陳汝南許鄢偃集解徐廣曰在潁川於憶切索隱音滎陽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鄢地理志潁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鄢鄢不同必有一誤鄢音焉正義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集解駰案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索隱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郪屬汝南按新郪即棲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郪無新都二東有淮潁正義淮陽字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潁川二郡煮棗集解徐廣曰在宛句正義在宛朐按宛朐曹州縣也無胥索隱按其地闕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謂河南地卷衍酸棗集解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葢據地險為說正義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酸棗在滑州衍徐云

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正義輷麾宏反殷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衡音橫怵音卹卒有秦患正義卒音忽反恖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謂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索隱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

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呉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在蘇州呉縣西北四十餘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集解駰案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戸利其田宅索隱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髆一也甲裳二也髀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賫糗糧中音

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蒼頭二十萬索隱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索隱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卒正義廝音斯謂炊烹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索隱謂割地獻秦以效已之誠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

彊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此効猶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呈見也甞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世本名辟彊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即貝州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刃良弓之矢用之有進而無退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正義言臨淄自足也絶涉皆度也勃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筑似琴而大頭圓五絃擊之不鼓

鬭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集觧駰案劉向别録曰蹵鞠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徙獵反鞠求六反索隱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棊故云六博别録云蹵鞠者蹵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黄帝時習兵之勢也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决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集解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亢音剛又若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車不能方軌正義言不得兩車並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集解騶寀呼葛反索隱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猲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猲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進兵虛作恐喝之詞以脅韓魏也敢驕矜而不敢進正義言秦雖至亢父猶恐懼狼顧虛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敎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索隱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曰楚天下之彊

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集解徐廣曰今之武陵地正義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集解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正義巫郡夔州巫山縣是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騶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胄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索隱裴駰據左傳及車胄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大江中州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郡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郇陽集解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於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

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撿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猶𧰼邑變為栒邑圁陰變為圜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盜跖正義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順陽故城在鄭州穰縣西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衛

成則秦帝今釋覇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逺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集解駰案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

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索隱疑作擬讀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集解駰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虵行也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集解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潤流

澤最為膏腴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故曰負郭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

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歳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録耳）齊王

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集解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索隱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廣雅云蘇與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索隱愀音自首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

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

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

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

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

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

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

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

不受封矦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

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集解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集解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集解駰案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

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集解徐廣曰蘇秦既生一作先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

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

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索隱戰國策云獲二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在齊滅宋前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三十餘年恐文誤矣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濟漯二水上承黄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黄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集解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

以為長城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爭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濟州以西也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正義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

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質栗實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集解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涇陽君秦王弟名悝

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蘶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蘶代秦必不受秦非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

及蘶代恐不信齊王與蘶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為不成也

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

也故王不如東蘶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蘶子矣齊秦不

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蘶代代之宋宋善

待之齊伐宋宋急蘶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此書為宋說燕令莫

助齊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正義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彊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索隱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衞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集解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敝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臭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索隱謂紫色價貴於帛十倍而本是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敝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挑田烏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

次必長賓之索隱長如字賓音擯正義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擯棄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集解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

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説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

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集解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西陵正義按西陵在黄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

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集解駰案眉貿反索隱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駰案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

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正義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地名近宜陽也正義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雎傳一日而斷太行正義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正義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陽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觸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舉索隱離如字謂也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絶我下軹道南陽封冀集解徐廣曰覇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别名大行字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内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覇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葢誤南陽即河内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集解徐廣曰張儀云下河東取成臯也正義兩周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集解徐廣曰銛由冉反正義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索隱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黄濟陽索隱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黄濟陽也正義故黄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寃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決宿胥之口集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淇水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紀年作胥簦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隠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隠重猶附也尊也正義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絶矣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残均陵塞鄳阨集解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灼

鄖音盲索隱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鄖縣名在江夏正義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益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鄖縣申州有平清關益古鄖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鄖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集解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索隠贏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

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隠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

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

賈之戰集觧駰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集解駰案韓宣惠王十九年秦

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集解駰案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集解駰案

此戰事趙莊之戰集解駰案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

不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

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索隱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譙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典畧亦同其說葢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隠述賛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蘇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為主賓之賓既以為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劒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

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藕秦去趙集觧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十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

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

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

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

敗為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遥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絶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於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為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為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謹案卷六十八第二頁前七行監音甲彡反刋本脫反字今增

第三頁前二行說君以五帝三王之事刋本君訛者據史本文改

第八頁前五行予覩我治秦也刋本治訛視據王鏊本改

卷六十九後一後蘇秦雒陽乘軒里人刋本乘軒里作軒里之據趙國策改

第三頁前七行八行九原郡城在榆林縣西界刊
本脫城字今增
第三頁後一行嘑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刊本合訛
谷據漢書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二行易水出易州易縣刊本縣上脫易
字據唐書地理志增
第四頁後三行貝冀深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刊本
深訛燕考地理改

第四頁後八行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以戰國策考之當作奉陽君妬而君不任事

第五頁後八行韓大都也刋本都訛郡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趙邯鄲危故須起兵自守刋本危字訛在須字之下今改

第六頁前六行卷丘權反刋本丘訛兵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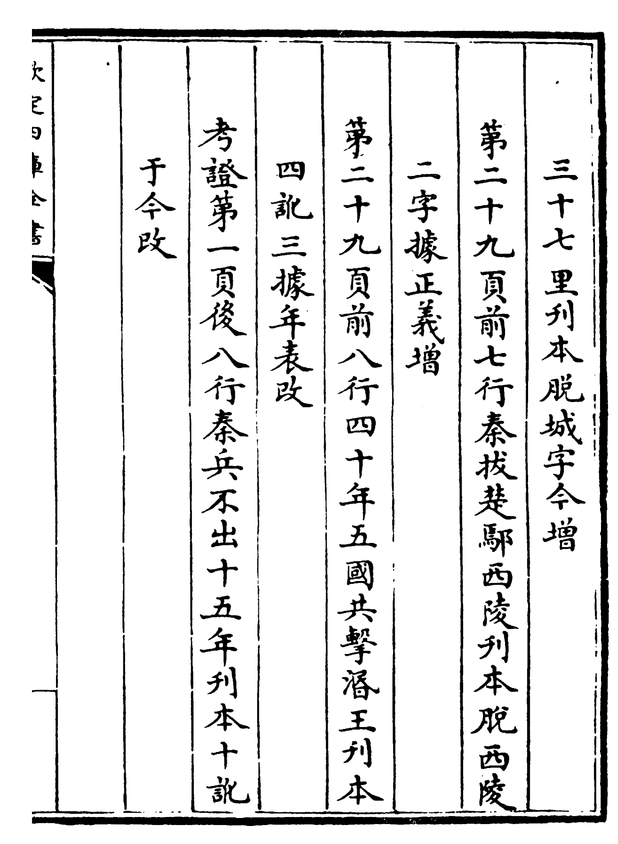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八行趙涉河博闕據國策及張儀傳闕字當作闕

第十二頁後三行頳川有昆陽舞陽縣刋本舞下脫陽字據地理志增

第十三頁後三行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刋本訛作萬安山前遂西南山太湖據春申君傳正義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築疑作制

第十六頁前五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三十七里刋本脫城字今增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秦拔楚鄢西陵刋本脫西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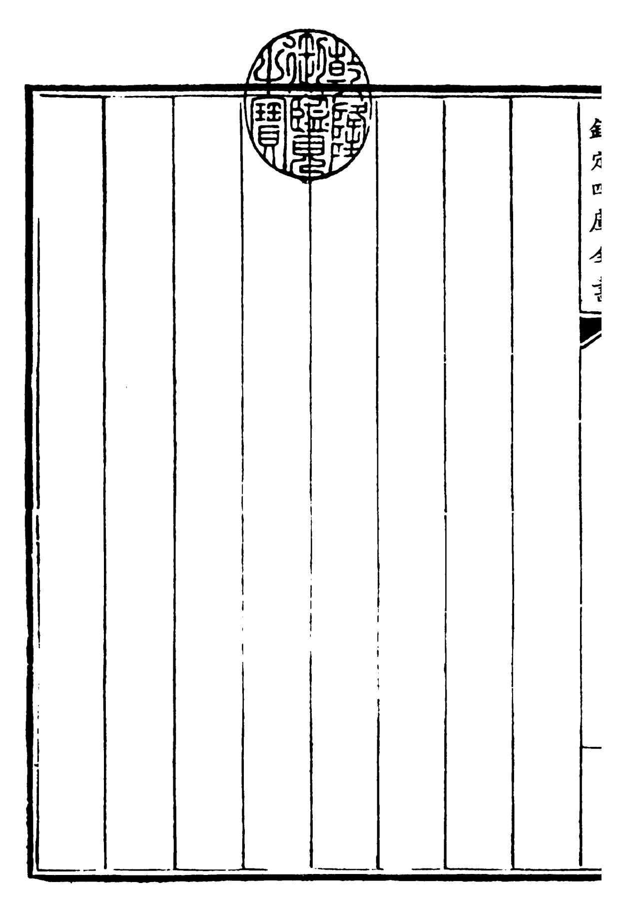
二字據正義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四十年五國共擊湣王刋本

四訛三據年表改

考證第一頁後八行秦兵不出十五年刋本十訛

于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